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錄舉人臣史堂

謄錄監生臣李崇實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一

後秦錄九

吉成說

吉成說南安人也建初元年長攻拔秦州刺史王統羌
胡應之者二萬餘戶說因進曰臣州人殷地險雋傑如
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
玩珠玉以至於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

表善以副鄙州之望。長善之擢為尚書郎。長與符登累年相持。左僕射尹緯尚書令姚晃謂詵曰。符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畧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氏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符登揚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為憂。符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

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克
定大業耳昔漢魏之興皆十有餘年乃能同一海內五
六年間未為久也主上神畧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
於天下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
以候天時如其鴻業不建者請腰斬詵以謝明公緯言
之於萇萇大悅賜詵爵關內侯遷給侍黃門侍郎詵風
韻秀發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京兆韋高放
浪不羈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嘆曰

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拔劍求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族人尹亦為襄司馬緯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氣岸魁梧議論爽慨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勲之際嘗輟書而嘆符堅時以尹

赤降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為吏部郎

晉書作
今吏

風

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妖星見於東井緯知堅將滅

心竊自喜踴躍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
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
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
懷耳既而為萇別騎校尉萇如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
扇動諸豪共推萇為盟主遷為右司馬及苻堅敗萇遣
緯說堅求禪代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郎
堅嘆曰卿宰相之才王景略之儔也而朕不知亡也不
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為人馮翊段鏗性

傾巧甚愛其博識引為侍中緯以為不可甚不從緯屢
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甚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
為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甚曰卿好不自
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
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甚曰卿實不及胡為不
知緯曰陛下何如漢祖甚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
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
徒故耳甚默然出鏗為北地太守甚死緯與興滅苻登

成興之事業皆緯之力也。歷位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封清河侯。友人隴西牛壽帥漢中流民歸興，因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滄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為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與壽言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

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開

晉書

作建

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剪滅苻登盪清秦雍生

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死興甚悼之贈司徒配饗於萇廟謚曰忠成侯

趙遷

趙遷天水人苻堅時仕洛州刺史南巴校尉慕容冲襲長安遷遂奔萇仕為尚書左僕射萇與羣臣宴酒酣言於遷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為羣臣得無恥乎

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為子臣等何恥為臣長大笑未幾卒於長安及泓為劉裕所滅乃徙其子孫於建康

薛辯

薛辯字允白其先自蜀徙於河東之汾陰因以家焉遂為汾陰人祖陶一作濤與薛祖薛洛等分統部落故號世

薛父疆復代領部衆而祖洛子孫日以微劣疆遂總攝三營善於撫綏夷民歸之者甚衆歷石虎苻堅世常憑河以自固興既僭立遂歸仕興為鎮東將軍入為尚書

辯幼而雋爽倜儻多大畧關中豪傑多歸慕之疆卒辯襲統其營任為尚書郎建威將軍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後稍憍傲頗失民心劉裕平泓遂舉營降

胡辨

胡辨涼州西河人為世大儒苻堅建元末東徙洛陽隨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往從之興勅關尉曰諸生咨訪道義修己勵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遂盛辨少好學博綜經史風韻高爽氣幹

不羣嘗夜讀書以燭繼晝為世大儒

索盧曜

索盧曜燉煌人仕萇為騎都尉萇與苻登累年相持曜乃自請刺登萇曰卿以身殉難將為誰乎曜曰事成甚幸不成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托明公萇遣之事發為登所殺萇厚加禮贈以暹為驍騎都尉

王奚

王奚不知何許人驍勇有膂力善騎射仕興為護羌校

尉赫連勃勃入寇貳城奚聚衆三千屯於勃奇堡勃勃
因進攻之短兵接戰奚為勃勃所傷退而自固勃勃復
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之曰卿忠臣也朕
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為惠乃與所親
數十人自刎而死

狄伯奇

狄伯奇天水人伯支之弟也仕為秘書郎中奇少遊獵
曾得一豹見其文彩炳煥遂自感歎始學藝書獨擅其

技時人莫及

梁國兒

梁國兒西胡人也膂力善騎射仕萇為鎮北將軍守忠不二身先士卒隨萇征伐前後屢有大功封平輿侯興嗣立進位侍中性尤曠達不拘小節乃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為意年八十餘而卒

王滿聰

王滿聰仕興為城門校尉興好遊畋常從朝門遊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明日召聰謂之曰卿社稷之臣也朕首嘉焉其進位二等

司馬休之

司馬休之字季預少仕晉清塗以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鎮厯陽桓玄率衆來攻休之力戰不克乃攜子侄

奔慕容超後還晉歷後將軍會稽內史都督荆雍梁秦
寧益六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劉裕攻荊州休
之時屯江陵以兵拒裕戰於江津敗績遂與雍州刺史
魯宗之奔於秦興尋署休之為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
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遂署為鎮
軍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
唐盛言於興曰據符讖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今使休
之擅兵於外既得躍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也不如

以高爵厚禮留之京師不宜放之興曰昔文王卒免羗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司馬氏脫如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為患遂遣之裕既平泓休之奔魏未至道卒

韓延之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少以義烈著聞仕晉建威將軍荊州從事歷平西府錄事參軍自以世仕晉臣不臣劉氏以裕父名翹字顯宗遂自字

顯宗名兒為翹後裕攻襄陽延之與司馬休之俱奔於秦興署為安遠將軍雍州刺史及裕入關遂奔降魏裕招延之延之復書甚烈見晉書

索稜

索稜字孟則燉煌人也好學博文甚器重之委以機密文章詔檄皆稜之文也後為平原太守以德化民畏而愛之歌曰懿矣明守庶績允釐剖符作宰實獲我思興時為太常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僭擅蒙遜阻兵

河右欲求重將鎮撫二方而難其人遂以稜為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西秦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未幾稜以隴西之衆降於熾磐

苟和

苟和略陽人征北將軍齊公恢之舅也泓時仕為立節將軍恢阻兵謀叛諸將多有應之者惟和守忠不二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耶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

其罪極逆消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恥泓善其忠加金章紫綬

趙玄

趙玄天水人也仕泓為寧朔將軍立志忠誠善撫士卒陳留公洸鎮洛陽玄時為部將晉遣檀道濟來伐師至城臯玄因說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戰若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晉終不

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是我不戰而坐收其
敝也洸司馬姚禹及主簿閻恢楊虔等與道濟潛通嫉
玄守正咸共毀之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畧受任方
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為朝廷所責乎洸以為然遣玄帥
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
守止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孽所誤後必
悔之恐無及耳未幾道濟等長驅而進玄與龍驤司馬
毛德祖戰於柏谷衆寡不敵為德祖所敗被十餘創據

地大呼玄司馬騫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
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
陣

孫讚

孫讚咸陽石安人仕泓為安定護軍赫連勃勃來侵人
懷危懼亡奔相屬讚獨率衆拒守城陷為勃勃所殺

徐衆

徐衆本羌氏泓之女婿也長安既破衆率其餘黨連營

叛走鎮西中兵叅軍寧遠劉營祖與檀道濟等攻營破
之斬首俘馘不可稱計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二

後秦錄十

鳩摩羅什

一名句摩
羅耆婆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家世勲烈祖父達多個儻不羣父
鳩摩羅炎聰慧有美節龜茲王迎為國師王妹才悟明
敏過目必解見羅炎心欲之因以妻焉什在胎時其母
慧解倍常年七歲與母俱出家日誦三萬二千言義亦

自通聲滿葱左轡流河外什母謂什曰方等深教不可
思議應大闡其丹傳之東土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
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洗悟矇俗
雖復身當礪鑊苦而無恨秦苻堅時遣驍騎將軍呂光
等率兵西伐龜茲堅謂光曰大帝王應運而治以子愛
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
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學之宗朕
甚思之且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克龜茲即馳驛送來光

既克龜茲還至涼州堅為姚萇所害乃縞素三軍大臨
城南僭號稱元及呂隆時姚萇僭號關中亦聞什名遣
使來迎隆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氏謀不許東入萇卒
子興襲偽位復遣使來迎隆乃上表送什入關至於長
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
譯出衆經復使沙門僧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
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什旨便出經論凡三百餘卷
沙門慧叡才識高敏隨什傳寫每與叡言西方辭體尚

略異同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
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
偈頌皆其式也但改胡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
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常歎曰吾若
著筆作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
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悽然而止獨與興著實相論
二卷并注維摩經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旨婉約莫非玄
奧興奉之若神嘗誦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沙門數千

肅容觀聽興諸什通三世論曰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判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復孟浪言之誠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冒襟之中欲有少許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為折衷余以為三世一統循環為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毘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跡猶存未來如火之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火耶火緣

合而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
有耶則犯常嫌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
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什答書曰雅論大通甚佳去
來定無比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和合聰明為色五陰
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
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為本而生
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報也又十方中第二
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三塗報又云學

人若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為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子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生有則是常例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性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與昔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

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
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什為人神情
鑑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
為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倦一日忽下高座謂興曰有二
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謂之曰大師聰明超悟海
內無雙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宮女進之
一交而生二子自爾已後不住僧房別立廨舍供給豐
盈諸僧有效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若能相效食此者

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止什每至講說嘗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居秦九年而疾與衆生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愴惻可言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弘始十一年秋八月二十日卒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

尸薪滅形碎唯舌不爛

道恒道標

道恒藍田人學兼內外才思清敏聞羅什入關往從之
遊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與恒齊名興雅聞二人神氣
俊朗有經國之術勅尚書令顯宣旨敦勉罷道輔政乃
下書恒標曰卿等樂道體閒服膺法門皦然之操實在
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遯於山林搜陸
沉於屠肆况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盡知各挹幹時之能

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之深趣
耶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皇皇而更索是之謂也
今勅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
室讚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
懷不以守節為辭也恒標抗表陳情曰奉去月二十八
日詔勅尚書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
仰惶慙無地自厝恒等誠才質闇短染法未久所存既
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諭誨勵言理備至

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法非常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未見秋毫之補將有山岳之虧竊為陛下不取也昔先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之操陛下天縱之聖議論每欲遠革堯舜今乃冠巾兩道人反在先武魏文之下願折至尊之高懷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羣方靡不自盡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宏三寶使四方義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邇大法

之隆於茲為盛方將闡揚洪化助明振暉嗣祗洹之遺
響扇靈鷲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模為後生之津塗而恒
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伸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
情特垂曠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銜恩九
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慄謹奏以聞興復詔恒標曰省所
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心以及
於此煩慙懃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體之在素不
復煩言便可奉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恒標復答書曰

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讀悲
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恒等少習法
化愚情所樂誓以微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
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所不堪非徒
餘年苟自求免直愚衷所存私懷必守伏願鑒恕往之
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明旨聽遂微心屢延明詔隨用
悚息不勝元元之至謹重奏以聞興復詔恒標曰得重
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以從時命無復

煩於鄭重也恒標復答書曰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
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心累蒙遣詔未蒙慈恕俯仰憂
怖無復心情陛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之恩
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無辜分受違詔之愆耳
引無限之罪屢污聖聽追用悚息不任罔極之情謹奏
以聞興不得已乃書與羅什曰別已數旬旋有思想漸
暖比日何如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
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

之蹤想當盤桓耳然道無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
尋道之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似不審
碧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一為書恒等亦可令諸上人
勸其令造菩薩之行也興復命僧碧等勉諭之必欲遂
其心碧等奏章叙其事略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恒
標業已毀除鬚髮著不正之衣今使處縉紳之朝非其
志也且大秦龍興異才輩出如恒標等未為卓異何足
拘以文網也興又下書與僧碧等曰省疏所引一二具

之朕以為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
物之大雖子陵頡頏於光武君平傲岸於蜀肆周黨辭
祿於漢朝杜微稱聾於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
足以闢默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有未乂黔黎荼
毒朕以寡德獨當其弊思得羣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
潛心法門亦毘世宣教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為治而
遠美辭世之許由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盡為
魚法師等雖毘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訓

為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時
政耳若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
之勲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諭時副所望僧碧等
答興書曰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足其次須有德而
治天下是以古之明王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易因
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
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世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
散髮於若邪蓋以適賢之性為得賢也故上有明君下

有韋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恒標等德非圓達分
在守節且少習玄化伏膺佛道一性之誠心志匪席至
於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啟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
識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恒等有弘毘邪之
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法服將擢翠翹於寒條
之上曜扶渠於重冰之上斯誠陛下仁愛愷悌不世之
恩然碧等眷眷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
合恢九德之綱以羅四海使玄風扇於千載之前仁義

陶於萬世之後宇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寬九域之內肆
玄津以逍遙匹夫無溝壑之怨嫠婦無停緯之歎此實
所以垂化海內所以仰賴愚謂恒標雖區區一分守所
見為小異然故在羅網之內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
孝佐治十二年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儀苟於時有補
袈裟之中亦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
由抗節堯許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美斯乃古今之一
揆百代之同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華軒堂阜智非孔明

豈足三顧草廬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
失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在箕頤之賓復見
今日矣碧等庸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碧
等言興後頻復下書舉衆懇乞乃得寢恒因歎曰古人
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名進真道之
累也遂與標去入琅琊山終世不出

僧肇

僧肇京兆人也家貧以傭書為業遂因繕寫厯觀經史

備盡典墳年及弱冠名振關中時競譽之徒千里負糧入關抗辨肇既才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其鋒辨後羅什至關中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已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姚興命肇與僧叡俱入逍遙園助什詳定經論因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示什什讀之稱善復著涅槃無名論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論成之後上表於興曰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治天下

伏惟陛下睿哲欽明道與時會妙契寰中理無不統故
能遊刃萬機弘道終日威被蒼生垂文作範所以域中
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也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
之淵府渺茫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羣情之所
測肇以人微猥蒙國恩得閒居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
餘年雖衆經殊趣勝致非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為
先但肇才識闇短雖屢蒙誨諭猶懷漠漠為竭愚懷亦
似有解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率什公去世

諮證無所以為永恨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
目擊道存快其方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啟末俗一日過
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為宗極頗涉涅槃無名之義今輒
作涅槃無名論有十演九折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
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闕詣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議
玄門班諭學徒耳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如其有差伏
承旨授興答旨慙慙備加讚述即勅令繕寫班諸子姪
其為時所重如此肇又為羅什法師誄曰夫道不自弘

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
由人故道有小成之運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期在高
悟則玄峯可詣然能仁曠世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
競起故使靈規潛逝徽緒殆亂爰有什法師者蓋先覺
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
之窮隘故乃奮迅神儀寓形季俗繼承洪緒為時城塹
世之安寢則覺以大旨時將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頽
網於道消緝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正一叩

則時無互鄉再擊則畏壘歸仁於斯時也羊鹿之駕摧
輪六師之軍覆轍二想之玄既明一乘之興亦顯是以端
坐嶺東嚮馳八極恬愉弘諭思順九流大秦苻姚二大
王師旅以延之斯仁王也心遊大覺之門形鎮萬化之
上外揚羲和之風內盛弘法之術道契神交屈為形授
公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寶感而後動自
公形應秦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曦和之出
搏桑融冶常道盡重玄之玄閑邪悟俗窮名教之美言

既適時理有圓會故辨不徒興道不虛唱斯乃法鼓重
振於閭浮梵輪再轉於天地矣自非位超修成體精百
鍊行藏應時其孰契於茲乎以要言之其為弘也隆於
春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巍巍乎蕩蕩乎無邊之高
韻然隘運幽興若人云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
日薨乎大寺嗚呼哀哉道匠西傾靈軸東摧朝曦落曜
寶岳崩頽六合晝昏迷駕九迴神闕重閉三塗競開夜
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之感人百其懷乃為誄曰先覺

登遐靈風緬邈通仙潛凝應真冲漠叢叢九流是非競
作悠悠盲子神根沈溺時無指南誰識冥度大人遠覺
幽懷獨悟冲恬靜默抱此玄素應期乘運翔翼天路既
曰應運宜當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襁褓俊遠齟齬
逸量思不再經悟不待匠投足八道遊神三向玄根挺
秀宏音遠唱又以抗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尊尚素朴
有典斯尋有妙斯錄弘無自替宗無擬族霜結如冰神
安如岳外迹彌高内朗彌足恢恢高韻可模可因情情

冲懷惟妙惟真靜以通玄動以應人言為世寶默為時
珍華風既立二教亦賓誰謂道消玄化日新自公之覺
道無不弘靈風遐扇逸響高騰廓茲大方然斯慧燈道
音始唱俗網以崩癡根彌拔上善彌增人之寓俗其徒
無方統斯羣有紐茲頽網順以四恩降以慧霜如彼維
摩迹參城坊形雖圓應神冲帝鄉來教雖妙何足以臧
偉哉大人振隆圓德標此名相顯彼冲默通以衆妙約
以玄則方隆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遭幽里冥克天路

誰通三途誰塞嗚呼哀哉至人無為而無不為攤網毆
籠長途遠羈純恩下釣客旅上攜恂恂善誘肅肅風馳
道能易俗化能移時奈何昊天摧此靈規至真既往一
道莫施天人哀泣悲動靈祇嗚呼哀哉公之云亡時惟
百六道匠韜斤梵輪推軸朝陽顏景瓊岳顛覆宇宙晝
昏時喪道目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感我增摧歟
嗚呼哀哉昔吾一時曾遊仁川遵其餘波纂承虛玄用
之無窮鑽之彌堅躍日絕塵思加數年微情未叙已隨

化遷如可贖兮貿之以千時無可待命無可延惟身惟人靡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昊天嗚呼哀哉肇以秦弘始十六年卒於長安是晉義熙十年也

道融

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內外經典無不綜覽聞羅什在關中負笈往從什見而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歎異勅入逍遙園叅正詳譯又命融講新法華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

人也俄而獅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辨多學西土俗書莫不披誦為外道之宗聞什在闕中乃謂其徒曰寧可使什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土遂馱其書至乞與僧辨論時興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啟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今請與秦僧捅其辨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許之闕中沙門相視缺然莫敢與抗什謂融曰子可以當之融顧外道經書未讀乃密使人錄其所讀書目一覽即誦克日議論興亦自出公

卿皆集融與婆羅門擬相酬答鋒辨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能博觀為誇融乃數其書并秦地經史三倍之一什乘勝嘲曰卿乃未聞秦有博學者乎敢輕遠來於是婆羅門愧服旬日而去

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罽賓人來入沙勒國羅什初從受學甚相禮敬什既隨母還龜茲頃之沙勒國王死太子即位時苻堅遣呂光西伐龜茲龜茲王求救於沙勒沙勒自率兵

救之留耶舍輔太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
王歸具說羅什為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羅什相遇雖
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東適龜茲
什在姑臧遣使要之舍裹糧而往行至姑臧什已入長
安聞興逼以宮女歎曰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刺乎什
聞其至姑臧勸興往迎興不納乃命什譯出經藏什曰
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
惟佛陀耶舍深遠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

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興從之遣使招迎厚
加贈遺舍皆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馳驛副檀越
待士之勤脫如羅什見禮則未敢聞命

高僧傳作則貧
道當在北山北

矣使還具說興歎其幾慎欽佇不已復遣使盡禮徵之

方至長安興自出郊迎別立精舍於逍遙園中供設如
王者舍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於是付出十住
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舍既至共相參決辭
理方足舍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婆

沙衣鉢卧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興為貨之於城南造
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司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疑其
遺謬乃試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乃執文覆
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後辭還蜀賓

曇無成

曇無成本姓馬字季長扶風人也家世避難移居黃龍
年十三出家履素清正神悟絕倫聞羅什在關中負笈
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彌何能遠來答曰聞道而來什

大喜之言之於興興謂之曰馬季長碩學高明素矯當世法師故當不爾答曰以道伏心為除此過興甚異之知姚祚將亡關中危亂先遁迹於淮南中寺

道碧

道碧姓傅氏北地尋陽人奉律精苦為興所重自羅什入關僧尼萬數頗多愆濫興甚患之曰凡夫學僧未加苦忍安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多矣宜立僧正以清大望因下詔曰大法東遷於今為極僧尼寢多宜設綱領

宣授遠規以濟顏緒碧法師早有學誼晚以德稱可為
國內僧正給興吏力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又以
僧遷禪惠為悅衆以法歛惠斌為僧錄班秩有差尋加
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

僧叡

僧叡魏郡長樂人也自少出家年二十博通經論遂有
盛名及從羅什受業妙悟絕倫秦司徒高深相禮重興
嘗問嵩曰叡公誰可比嵩曰實鄴衛之松栢

一云未見歸宿

及

朝會公卿大集觀其才器
一云風韻窪隆含吐彬蔚
散徹興

大悅即勅給俸卹吏力人輿興後謂嵩曰乃四海之標
領何獨鄴衛之松柏
叡講成實論什曰此諍論中有七
處文破毘曇子能辨乎
叡舉以應問皆當其意什歎曰
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復何恨焉

覺賢

即梵言佛
馭跋陀羅

覺賢天竺人弘始八年至長安羅什倒屣迎之恨相見
之遲論議多所發明賢曰公所譯未出人意乃有高名

何耶什曰吾以年運已往為學者妄相粉飾公雷同以
為高可乎遂與賢決未了義彌增崇敬泓為太子時延
至東宮對什論法什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
自性故色即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
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沙門曇寶譯
出此語不省其意皆謂賢所計微塵是常更申請之賢
曰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
是空矣寧當言不破一微乎興時專尚玄化沙門出入

宮闕者數千惟賢不與衆同隕然而已偶謂弟子曰昨
見天竺五舶俱發今應至矣又其徒自言得初果僧正
道碧曰佛不許自言所得法五舶之說何所窮詰弟子
輕言狂惑於律有違義不同處渡江而去興聞其去謂
道恒曰覺賢沙門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勅令
追之賢謂使者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竟入匡廬山云

法明

梵言曇
摩耶舍

法明蜀賓人少而好學為弗若多羅所知及長氣幹高

爽神識明悟與衆不羣博覽經典潛思八禪遊心七覺
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虎兇晉隆安中至
廣州住白沙寺善誦毘婆沙律咸稱為大毘婆沙時年
已八十五徒衆八十五人晉故丹陽尹顏竣女法弘交
州刺史張牧女普明諮受佛法法明為說佛生緣起并
為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秦弘始中入長安興時甚崇佛
法法明既至深加禮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亦入
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出舍利弗阿毘曇弘始

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太子
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為之作序

弗若多羅

弗若多羅罽賓人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專精
律部為外國師宗咸敬異之弘始初至關中興待以上
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
藏未闡多羅既善斯部共推譯之弘始六年十月十七
日集沙門數百人於長安城中寺誦出十誦梵本羅什

譯為晉文二分獲一而多羅奄逝會沙門曇摩流支亦
善毘尼匡山遠公聞之而喜走書關中勸支出其律足
成之支乃與什續而終焉律義大備自此而始

法羽

法羽冀州人慧始弟子也始立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
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樂王燒身供養弘始中
興叔父晉王緒時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
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既堅即服香油

以布纏體誦舍身咒以火自燎

法智

法智白衣時獨行大澤中忽遇猛火四起走路已絕便
禮誦觀世音俄而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唯智所容
身處不燒遂敬奉大法後為興將從征魏軍退失馬墜
羗圍中隱溝邊叢棘以自蔽復念觀世音心甚切至隔
溝人遙喚後軍指令殺之軍過搜覓竟無見者得免於
難

賀僧

沙門賀僧者不知何許人亦莫知其所從來自云遊歷
五郡齋戒奉道為百姓說吉凶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
興嘗朝羣臣於太極殿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之及
興死泓立僧謂泓曰宜潔掃一馬廄開屋說大抑有冀
馬其大非常自遠來天所送矣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三

南燕錄一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也。號每對諸宮人言。婦人懷孕。夢日入懷。必生貴子。德母公孫夫人方妊。夢日入其臍中。獨喜而不敢言。咸康二年。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號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

德為名年十二而髡薨哀毀過禮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異額上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博觀羣史性清慎多才藝以兄儁元璽初封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暉建熙初進號安北將軍改封范陽王入為魏尹加散騎常侍時秦苻堅跨據長安其將苻雙據陝以叛苻柳起兵枹罕將應之德勸暉乘釁討堅見傳言辭慷慨識者知其有遠畧暉竟不能用太史令黃泓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當先為人臣然後為人君但

恐下官入地不得見殿下昇天耳德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報德兄垂甚器異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垂奔苻堅德坐與垂善免官秦滅燕徙於長安及秦伐涼德請從征自效後堅以德為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堅以兵臨江淮垂請德為副乃拜奮威將軍堅之敗也與夫人張氏相失暉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暉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

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邇女器秦之喪師當由於此
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暉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
次滎陽言於暉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
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
以復社稷暉亦不納德乃從垂如鄴垂稱尊號以德為
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
事久之遷司徒垂欲攻慕容永於長子惟德議與垂同
後克之垂臨終敕太子寶曰鄴是舊都宜委范陽王寶

既嗣位拜為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
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都罷留臺
以都督專總南夏永康初魏將拓跋章

後燕作拓跋儀

攻鄴德

遣南安王青等夜擊破之魏兵退次新城青等請追擊
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
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
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
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

其地一不宜動也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也城郭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也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乃召青等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二萬與章圍鄴德遣參軍劉藻請救於秦并參母兄之問而秦師不至鄴中恟懼於是

二字一作德字

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為致死會章盧

內相乖貳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
老可擊德遣桂林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破章軍
人心始固及魏師入中山寶出奔於薊開封公詳又僭
稱偽號會劉藻自秦而至秦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
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先是姚興皇初中歲在丁酉於長
安渭濱得赤玉璽上有文字曰天命燕至是而魯送之
并圖識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
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

鼎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羣臣議以詳僭號
中山魏師盛於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
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羣議乃止寶尋
進德為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公侯牧守皆聽封拜
兄子趙王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
勝攻鄴鄴中雖糧儲素積然城大難固且人情恒懼不
可以戰宜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
聚兵積穀阻河自守伺釁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

勢不能久留不過抄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一舉取之河北庶可復也會兄子魯陽王和亦遣使勸德南徙德乃許之

元年春正月魏太祖既克中山遣衛王儀

一作元儀

率騎三

萬攻鄴拔之遂入鄴城收其倉庫分賜將士德自鄴率

衆四萬三千戶車二萬七千乘將徙滑臺遇風船沒

水經

註作既魏兵垂至衆心惶懼議欲退保黎陽德不從其

夕流澌冰合遂於夜中南渡黎陽訖旦魏兵追至而冰

亦潛消若有神焉鄴令韓範

一作軌

言於德曰光武渡滹

沱河澌流

一作冰

自合大王濟河天橋自成靈命所扶徵

兆已見德大悅遂改黎陽津為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

見於尾箕漳水得白玉其狀若璽趙王麟等九十八人

上言今中土傾陷龍都蕭條趙魏遺黎鵠企皇澤伏願

仰承俯順以係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曰假順

來議且以燕元故事統符行帝制而已於是德用兄垂

故事改永康三年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署置百
官拜趙王麟為司空領尚書令南海王法為中軍將軍
慕輿拔為尚書左僕射丁通為尚書右僕射自餘文武
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麟以為己瑞及此潛謀為
亂事覺賜死二月魏廣川太守賀賴盧殺冀州刺史王
輔驅勒守兵抄掠平陽頓丘諸郡遂南渡河奔附於德
德以賴盧為并州刺史封廣甯王夏四月先是寶自龍
城南奔至黎陽遣中黃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德之從弟也

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即時南征至乙連會長上作亂
今失據來此王亟呼丞相奉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聞
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羣臣曰卿等前以社
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一作奔亡民神曠主故

勉從羣議以繫衆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
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為何如黃門侍
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縱橫之時豈懦
夫能濟嗣帝闇弱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婦之節

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
何退讓之有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
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曰嗣帝不達時宜委棄
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矣昔蒯瞶出奔衛輒
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今趙思
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為殿下馳往詗之德流涕遣護護
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實謀弑之初寶遣思
詣鍾於後見採樵者言德已攝位稱制懼而北奔護至

無所見執思以歸德以思閑習典故欲留用之思曰昔

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

榮寵

一作寵靈

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貞節

貞一作

作微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

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台不能率先羣后

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

申包胥之存楚猶慕龔君賓不生於莽世也德慚而斬

之秋八月丙子晉南陽太守閭丘羨寧朔將軍鄧啟方

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中軍將軍南海王法撫
軍將軍魯陽王和等拒之啟方等敗績單馬走免德怒
法不窮追斬其撫軍司馬靳瓌冬十月太極端門並就
以張剛為材官將軍上方令時銅官令王瓚得古銅鍾
四枚於山穴獻之列於太極殿前賜瓚爵關內侯

一作關外

二年春三月秦苻登既為姚興所滅其弟廣帥部落三
千來降德拜廣為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

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招集亡命攻破北地
王鍾時德始都滑臺介於晉魏之間土無十城衆不過
萬鍾既敗走反側之徒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
和守滑臺自率衆討廣斬之先是寶之至黎陽也和長
史李辯勸和納寶和不從辯懼謀洩乃潛引晉軍至管
城冀德親帥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討
廣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魏求援於
行臺尚書和跋跋率輕騎自鄴赴之既至辯復悔之閉

門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內跋跋悉收
德宮人府庫時將士家屬悉在城內德聞之遣將士三
千騎攻跋跋率衆迎擊騎兵敗績跋又擊破桂陽王鎮
俘斬虜獲千餘人陳潁之民多附於魏德欲攻滑臺韓
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向也魏為客吾為
主人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
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為關中之基然後畜力
而圖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雲斬李辯率將士

家屬二萬餘口自滑臺出奔於德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依計將安出給事黃門侍郎中書令張華進曰彭城楚之舊都阻

山帶河

一作川

地險人殷可攻而取之以為基本北地王

鍾慕輿護封逞韓諱等固勸攻滑臺尚書潘聰進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此二國者未可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必拒王師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水路通

浚秋夏霖潦千里為湖乘舟而戰者我之所短吳之所
長今雖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
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右有山河之固左有負海之饒可
謂用武之國三齊豪傑蓄志以俟孰不思得明主以立
尺寸之功廣固城者曹嶷之所營山形嶮峻足為帝王
之都辟閭渾昔為燕臣後負國恩勒兵潛據今宜遣辯
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彼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
不服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

釁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齊州沙
門僧朗素善占候德因使牙門蘇撫訪其所適朗報曰
山野絕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累非有托無
以立陛下今既聞之檀越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
興邦之策矣且今歲之初彗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彗
者除舊更新之象奎婁為魯之分野虛危為齊之分野
宜先定兗州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此
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

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然也豈
關人哉撫不敢言以吉還報德大悅三月德引師而南
五月入薛城兗州北鄙諸郡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
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秋八月德遣使
諭幽州刺史齊郡太守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遣北地
王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
十餘萬戶自琅邪引兵而北迎者四萬餘人以南海王
法為兗州刺史鎮梁父進克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退

以潘聰為徐州刺史鎮莒城北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
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困艱啟聖事彰中籙是以宣王
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
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
逆賊辟渾閭父蔚昔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
凶命渾於覆巢之下得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
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
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畧故

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師討步克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異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桓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隸近則曹嶷跋扈見禽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

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
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首者賞同
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先是蘭汗之亂吏部尚
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為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乃
出降德大喜曰朕平青州不以為慶喜得卿耳遂委以
機密渾聞德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
率千餘人戍薄荀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誕豁承檄皆
遣子來降渾懼攜妻子奔魏德遣射聲校尉劉剛追斬

於莒城渾少子道秀自詣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殺其參軍張瑛德遂入廣固是年德為僧朗建神通寺於齊州仍遺書於朗曰敬問太山朗和尚遭家多難災禍屢臻昔在建興王室西越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啟東夏拯拔區域遐邇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災武王即宴永康之始東傾西蕩京華播越每思靈闕屏營飲淚朕以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大統幸和尚大恩神祇益護今使使者送絹百疋并

假東齊王奉高山荏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朗
荅書曰陛下龍飛統御百國天地融溢皇澤載賴善逢
高鑒惠濟默首蕩平之期何憂不一陛下信向三寶恩
旨殊隆貧道味靜深山豈臨此位且領民戶興造靈刹
所崇像福冥報有歸

建平元年春正月癸酉德定都於廣固遂以晉隆安四
年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為建
平元年又詔曰漢宣憫吏民犯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備

字以為二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於是更名備德叙賞
其下有差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追謚燕王暉
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鍾為司徒慕輿拔為司空封孚為
左僕射慕輿護為右僕射遣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
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立妻段氏為皇后建立
學宮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餘人為太學
生每月朔親臨試之作申池以為遊戲是年造刀四口
銘其背曰建平隸書

建平二年冬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朝
讌於延賢殿酒酣笑謂羣臣曰朕雖薄德恭已南面而
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鞠仲
曰陛下中興之聖主少康光武之儔也備德顧命左右
賜仲帛千疋仲以賜多為讓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
調卿邪卿飾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
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
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

足自是昌言競進直士盈朝矣備德遣從事中郎杜弘

如長安問母兄消息

詳具弘傳

建平三年春三月備德如齊城登營丘望見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備德悅之遂以謨從

至漢城夏四月以太牢祀漢城陽景王廟讌庶老於申
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
悽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
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備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治於
商山置鹽官於烏常澤以廣軍國之資

建平四年春二月夜地震在棲之雞皆驚擾飛散三月
備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備德號慟吐
血因而寢疾動經旬餘幾於不振會前尚書右丞孫默

一作曹默

自冀州來奔以白酒解之乃瘳拜默為御史中丞

封永熙侯是時司隸校尉慕容達因之謀反遣牙門皇

璆率衆攻端門殿中帥

一作師

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

孫進扶備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

屯四門備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夏四月南海

王法及魏師戰於濟北之標榆谷魏師敗績五月初備

德優遷徙之民使之長復不役民緣此迭相蔭冒或百

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尚書韓諱上疏曰二寇

逋誅國恥未雪關西為豺狼之藪揚越為鴟鴞之林二
京社稷鞠為丘墟四祖園陵藁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憾
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畧未振是使長蛇
弗剪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
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
氓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
擾斯可以保寧於營丘難以經措於秦越今羣凶僭逆
實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成

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為雪恥討寇之資退為山河
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
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懼燠燒公避課役擅為姦宄
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
黎氓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
之用若蒙採納冀裨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綰之害所
不辭也備德從之遣車騎將軍桂陽王鎮率騎三千緣
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諄為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

書巡郡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
次人不擾害備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讌登高
遠矚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
梓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
佩長劔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
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烟滅永
言千載能不依然邃荅曰昔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
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

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秋九月高雅之等表請伐桓玄先是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寧朔將軍

一作

廣陵相

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備德至

是雅之等言於備德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

之地中書侍郎韓諱

戴記作韓範

亦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

崇經畧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或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伸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

晉國內難七載於茲桓玄篡逆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
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
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
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無幾公私戎馬不過數
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
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
踰十萬可以西并強秦北抗大魏拓境開疆保寧社稷
正在今日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桓玄更修德

政遐邇既寧物無異望豈惟建康難屠江北亦不可冀
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何及惟陛下覽之
備德曰自頃數躔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
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
天況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
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俟釁為日久矣但欲先
定中原掃除逋孽然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
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日之事其令公卿詳

議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

步兵三十七萬馬騎

一作鐵騎

五萬三千疋車一萬七千乘

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備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荅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實在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

建平五年春三月備德以劉軌為司空甚寵任之劉敬

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既覺
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遂與高雅之結
青州大姓諸省封及鮮卑豪帥免達謀殺備德推司馬
休之為主克日垂發雅之欲邀軌同謀敬宣曰劉公衰
老吾觀其有安齊之志必不動不可告也雅之以為不
然卒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洩乃相與殺軌南奔雅之為
追騎所執殺之敬宣與休之至淮泗間遂歸劉裕備德
聞桓玄敗乃以桂陽王鎮為前將軍北地王鍾為大都

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克期欲取江南會備德寢疾於是罷兵

建平六年夏四月先是備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超潛變姓名逃歸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南海王法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乃不禮之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出迎及至封為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秋九月汝水忽竭

水經註作女水水有神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

備德甚惡之冬十一

月備德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長短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是夜備德夢其父旣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敕觀此夢意吾將死矣戊午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為皇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竄越失位備德亦不自安輿輦還宮至夜其疾益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子為人後者人爵二級乃執超手曰若得至曉更見公卿顧

托以汝死無所恨舉目視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
后大呼曰今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領之乃
立超為皇太子是夕薨於顯安殿一作堂即晉義熙元年
也時年七十在帝位六年乃為十餘柩夜分出四門潛
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虛葬於東陽陵偽謚獻武
皇帝廟號世宗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

六十四至
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李崇實

謄錄監生臣馮曰琮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四

南燕錄二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備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

納一作洸

納沈靜

深邃外訥內敏苻堅破鄴以納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

與母公孫氏就弟備德家於張掖備德從堅南征留金
刀辭母而去備德與燕王垂起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

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以懷娠未決囚之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備德免之竊將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超年十歲而公孫氏病臨死授超以金刀曰聞汝伯已中興於鄴都吾朽病將沒相見理絕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伯也呼延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吕光及吕隆降秦超又隨涼州民徙於長安未幾平卒超號慟經旬超母謂之曰吾母子得全濟者呼延

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佑人乎今雖死吾欲為汝納其女以荅厚恩於是娶之超至長安自以諸父在東恐為秦人所錄乃陽一作佯狂行乞於市秦人賤之惟東平

公姚紹見而異焉言於姚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加爵祿以羈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故為謬對或問而不答興大鄙之因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由是得往來無禁濟陰人宗正謙善卜相西至長安賣卜於路超行而見之因

就謙相謙奇其姿貌超乃內斷於心備德聞納有遺腹
子在秦遣濟陰吳辯潛往視之辯因宗正謙以告超超
不敢告母妻潛變姓名與謙俱歸至諸闕禁自稱張伏
生二十日始達梁父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
終之言備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
發容止可觀姿器魁傑有類備德備德甚加禮遇始名
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
置吏妙選時賢為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為嗣乃為超

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備德旨入則盡
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美焉未
幾立為太子備德既死超遂以晉義熙元年僭嗣偽位
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太上尊備德后段氏為皇太
后以北地王鍾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海南王法
為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桂陽
王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為太尉鞠仲為司
空樂浪王惠為司徒潘聰為左光祿大夫段宏為右光

祿大夫封嵩為尚書左僕射濟陽王凝為右僕射自餘
文武拜授各有差超復引公孫五樓任為腹心乃其所
親信也備德故大臣段宏及北地王鍾等皆不自安求
補外職乃以宏為徐州刺史鍾為青州牧時以公孫五
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太尉封孚言於
超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載記作五大不在
邊五細不在內鍾國
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
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

新即位忌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擅朝政不欲
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皆不能平相謂
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構

太上二年夏無雲而雷秋八月先是超自長安行至梁
父南海王法時為兗州刺史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

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

一作多
天授

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安
知非此族乎超聞而恚忿形於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

超既與法有隙結憾彌深及備德死法又不奔喪至是
超遣使讓之法常懼禍至遂與北地王鍾徐州刺史段
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法與鍾並稱疾不赴收其黨侍
中河間王統右衛將軍東陽王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
車裂左僕射封嵩嵩弟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尋遣桂
陽王鎮等攻鍾於青州

闕二字

王昱等攻段宏於徐州右

僕射濟陽王凝及中書令韓範攻法於兗州

一作梁父

昱等

攻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又集羣盜襲石城塞殺鎮西

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懼人懷異議凝將謀殺韓範襲擊
廣固範潛知之勒兵攻凝凝奔梁父範并將其衆進攻
梁父克之凝出奔秦法出奔魏桂陽王鎮攻拔青州鍾
殺其妻子為地道而出與高郡公始單馬奔秦於時超
不恤政事惟畋遊是好變更舊制朝野失望百姓苦之
僕射韓諱切諫不納冬十月太尉封孚卒超又欲議復
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躔永康多難
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

此焉為本既不能道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牆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轅之法亦可附之條律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

育既廣懲慘尤深光壽建熙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
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
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輟
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刑一作品之例然亦行之自
古渠彌之輟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
亦懲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有左
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蕭

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為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羣下議多不同乃止十二月丁未熒惑太白皆入於羽林又合於壁占曰燕亡是年高句驪遣使獻千里馬生熊皮障泥於超超大悅荅以水牛能言鳥

太上三年春正月超寇淮北徐州至下邳秋七月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為姚興所拘

質至是使愷請焉愷至於秦秦主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於燕燕今稱藩送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愷還超下書使羣臣詳議左僕射段暉曰太上因楚高祖不廻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一作先代遺音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不如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使侵掠吳邊必成隣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家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

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親在人

一云慈德在秦

掌握方寸崩亂豈可靳惜虛名不為之降屈乎宜暫降
統天之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中書令
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為苻氏太子舍
人可遣將命降號修和必得如志所謂屈於一人之下
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遂遣韓
範聘於姚興奉表稱藩範至長安興見之謂曰封愷前
來燕王與朕抗禮今卿至也欵然而附為依春秋以小

事大之義為當專以孝敬為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之而生。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為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由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沛然垂慈愍之心。興曰：吾久不

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為範設舊交之禮申
叙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
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
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
使乎延譽者也範乘間逞說興乃大悅賜範千金許以
超母妻還之時濟陽王凝自梁父奔秦言於興曰燕王
稱藩本非推德權為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
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質

一作其制

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因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
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
侍韋宗來聘超與羣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
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
為豎子屈節超曰朕為太后屈願諸君勿言遂北面受
詔贈宗以千金冬十月遣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
入秦報聘并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興大悅延華入讌
酒酣樂作秦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

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於此矣華曰
自古帝王為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
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
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興師卿乃小國之
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
上國既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
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十一月張
華發長安宗正元先馳反命超大悅遣征虜將軍公孫

五樓率騎二千迎於境上超親率六宮迎之於馬耳關
太上四年春正月超以母妻之歸大赦境內殊死已下
追尊父北海穆王納為穆皇帝立母段氏為皇太后居
長樂宮妻呼延氏為皇后祀於南郊柴燎爛起而烟不
出靈臺令張光私告人曰今火盛而烟滅國其亡乎超
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園丘之側俄
而不知所在頃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帷
幄盡皆壞裂超懼密問太史令成公綏綏曰陛下信用

姦臣誅戮賢良賦歛煩多事役殷苦之所致也超懼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汝水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惡之問於太史令李宣宣曰澠水無冰良由逼帶帝京近日故也超大悅賜宣朝服一具高句驪復遣使至獻千里人十人千里馬一疋兗州人王滿一作蒲率衆二千來降獻美女馬馬鬣去地九寸拜滿長水校尉封廩丘公

太上五年春正月正旦超朝會羣臣於東陽殿聞樂作

歎音侑不備悔送伎於秦遂議入寇掠晉人以補伎領

軍將軍韓諱

載記作韓謨

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

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銳以伺賊隙恢復先業而更結怨南隣廣樹仇讐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二月遣將軍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拔之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竝為所執大掠而歸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為侍中尚書令左衛將軍專總朝政

宗族親戚並居顯要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
論宿豫之功封兄公孫歸為冠軍將軍常山公叔父公
孫頽為武衛將軍興樂公斛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桂陽
王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勲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
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無乃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
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
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
五樓遷尚書郎出為濟南太守入為尚書左丞時人為

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

南陽

載記作
濟南

執太守趙光

一作元

俘掠男女千餘人而還

夏四月晉丞相劉裕率舟師北伐以丹陽尹孟昶監中

軍留府事署劉敬宣中軍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浮淮

入泗五月進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軍進至琅邪所過

築城留守或謂裕曰燕人若嚴守大岨或堅壁清野大

軍深入無所資糧不惟無功何能自反裕曰不然吾慮

之熟矣鮮卑貪婪畧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

一云
惟利

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

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師一入峴吾何患焉敢為諸君保之超聞有晉師引見羣臣於東陽殿會議拒師之策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與爭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救段暉率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寇至無

資堅壁清野以俟其釁彼僞軍深入士卒無食求戰不得旬日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以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以卒芟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能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敝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彊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臧弱乎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不如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鐵騎衝

之

衝一作踐

此成禽耳輔國將軍廣甯王

寧一作寧

賀賴盧苦諫

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太尉桂陽王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為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安成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禽於鄧艾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從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

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為文身乎超聞之大怒收
鎮下獄乃攝莒城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蓄精銳以
待之劉裕過大峴超兵不出乃舉手指天喜形於色曰
吾事濟矣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
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
掌中勝可必矣六月己巳裕師次東莞超留羸老守廣
固遣左將軍段暉輔國將軍賀賴盧征虜將軍公孫五
樓等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既聞晉軍之盛大懼自率

步騎四萬就暉等於臨朐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
超謂公孫五樓曰今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

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及至裕前鋒

通典作龍驤將軍

孟龍符

領騎居前已據川源五樓戰敗而還裕以車四千乘為
左右翼方軌徐進車張幟御者執稍以騎為遊軍軍令
嚴肅比及臨朐超兵四面而至裕命劉敬宣與兗州刺
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等拒之戰於臨朐南日已向
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蕃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

中留守必寡今以奇兵從間道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
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乃遣蕃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
將軍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襲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
道至矣彌擐甲先登遂拔之斬其牙旗超大懼單騎奔
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暉衆大敗裕軍斬暉等大
將十餘人超奔還廣固裕軍獲其玉璽御輦豹尾等乘
勝逐北直至廣固彌又先登丙子克其大城超徙郭內
人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

降附採拔賢俊華夷大悅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
六月超使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陽王鎮進錄尚
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於羣臣曰朕嗣
守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
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急難諸君其勉
思六奇共濟艱運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躬
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離心士卒喪氣內外之情不可
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

一戰以爭天命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
餌令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賊如其不濟死亦未晚
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軍乘勝
氣勢百倍吾以敗軍之將禦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
相持不足為患且二國連橫勢如唇齒今有寇難秦必
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是以趙隸
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
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超於是從惠計復

遣韓範與王簿乞師於秦超尚書畧陽桓遵及弟京兆

太守桓苗

苗或作留

踰城出降遵苗皆超所委任以為心腹

者也或有竊告裕軍曰燕人張綱有巧思若得張綱為
攻具者廣固乃可拔也秋七月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
申宣執之送之於裕先是裕嘗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
得張綱何能為也及至升諸樓車以示之使周城呼曰
劉勃勃大敗秦軍無兵相救城內莫不失色劉毅遣上
黨太守趙恢以千餘人援裕裕夜潛遣軍會之明旦恢

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到輒復如是北方之民執
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裕圍城益急超既求救不獲
綱反見虜甚怒乃引伏弩射之裕軍少退左僕射張華
中丞封愷並為裕所執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
乃遺裕書請為藩臣割大岷以南地為界并獻馬千匹
以通和好不聽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八月封融詣裕軍
降九月尚書張俊自秦還亦降於裕因說裕曰燕人所
以固守者外仗韓範冀得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興相

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甘言重利
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為散騎常侍
且遺範書以招之時姚興遣將軍姚弋弼率步騎一萬隨
範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來援因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
與隣好今晉攻之以窮告急秦已遣鐵騎十萬遙屯洛
陽晉軍不還便當長驅而進矣裕呼秦使者謂之曰語
爾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虜能自送便
可速來今其時矣錄事參軍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

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日常
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言不
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西羌奄至不審明公
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以相語耳
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
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
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會姚興為勃勃
所敗追強還兵韓範歎曰天滅燕矣長水校尉王滿勸

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
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
不可以再辱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
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
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
敝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翼日裕將範
循城城中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
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之而不強

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以其弟諄盡忠無二並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裕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靈臺令張光勸超出降超怒手殺之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

太上六年春正月甲寅正旦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殺馬以享將士文武皆有遷授乙卯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晉師之盛方奏樂乃握超手而相對泣曲終不已韓諄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當勉力自強以壯

士民之志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曰
孤以先世基業締造甚艱今外寇如此恐一旦不守是
以泣耳尚書令董環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二月
輔國將軍賀賴盧征虜將軍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擊晉
師晉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石虎攻曹嶷瞻氣
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當自陷石
虎從之而嶷請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
之攻圍段龕十旬不拔塞城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

之今舊基猶存宜加修築裕從其言塞之超及城內男
女悉患脚弱病者大半出降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
壽說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為虐戰士尫病日就凋隕守
困窮城外援絕望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厯運有終堯
舜避位轉禍為福聖達所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
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劒而死不能銜璧而生
於時張綱為裕造衝車覆以板屋被以牛皮并設諸奇
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為飛樓懸梯木幔之屬

遙臨城上攻城之士遂得肆力超大怒懸其母於城上
支解之裕圍廣固累月將拔之夜佐吏並集忽有鳥大
如鵝蒼色飛入裕帳坐衆咸駭愕以為不祥參軍胡蕃
獨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鵝者我也胡虜歸我大吉
之徵也衆乃大悅丁亥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
利行師一云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遂四
面急攻之殺傷甚衆廣固鬼夜哭不止有流星長十餘
丈隕於廣固悅壽開門納晉軍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

突圍出奔為追軍所執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
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
曰美哉其言也言必

及親終不忘孝可謂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乎

裕怒廣固久不下欲盡坑之以

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
強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
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坑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
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鮮卑王公
已下三千餘人没入家口萬餘以妻女為軍賞夷其城

隍獲生口萬餘馬二千疋並獲金鈺輦豹尾舊式猶存
送超詣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韓範後為
劉穆之所惡譖於裕被殺始德以晉安帝隆安四年歲
在庚子僭號居齊土至超二世以晉義熙六年歲在庚
戌為劉裕所滅凡十一年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四